

閩南方言的「燃」字

張光宇

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

李新魁、林倫倫《潮汕方言詞考釋》「煨」〔 ζ hiã〕(兄陽平)下注云：

煨，燒。燒火，潮汕話叫「煨火」。也指把東西燒熟燒好。如「煨 səŋ⁵ 甜饅」(蒸一籠年糕)。

煨，本義也指熱，火氣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二：「煨，熱也。」《玉篇·火部》：「煨，熱也。」《集韻》平聲麻韻：「煨，火氣；虛加切。」麻韻字潮汕話文讀爲〔-ia〕者如「邪斜霱除車遮余」等。「煨」音〔 ζ hiã〕，韻母鼻化是受聲母〔h-〕的影響而造成的。潮汕話中陰聲韻〔h-〕聲母字讀鼻化的如「耳好~虎否艾嗅裘」等。¹

這段考釋不太允當，從頭至尾問題重重。首先，「煨 səŋ⁵ 甜饅」的 səŋ⁵ 係「床」字。《潮汕方言詞考釋》的第5調代表陽平調，閩南方言「床」字一般讀爲〔 ζ ts'ŋ¹〕，潮汕方言把塞擦音 ts'- 讀爲擦音 s-。這個「床」字的全稱是「籠床」，也就是「蒸籠」。漢語方言把「蒸籠」叫做「籠床」的地理分佈很廣。臺灣方言不分閩南、客家都叫「籠床」；華南客家話區的寧化、三都、贛縣、大余、建寧、邵武，贛語區的宜豐、修水、安義、宿松等方言都管「蒸籠」叫做「籠床」。² 閩南漳州方言的「蒸籠」叫做「籠床」〔 ζ laŋ səŋ⁵〕。³ 所謂「煨 səŋ⁵ 甜饅」說的正是「燒一(籠)床年糕」。

其次，「煨」字《集韻》所注「虛加切」與潮汕方言〔 ζ hiã〕音之間有兩點不合。虛加切今音應讀陰平調，而潮汕方音〔 ζ hiã〕下注明爲「兄陽平」；「加」字麻韻二等，係陰聲韻，而〔 ζ hiã〕係鼻化韻。對陰平調何以轉讀爲陽平調，李新魁和林倫倫並未加以解釋。對陰聲韻轉讀爲鼻化韻，他們認爲是喉擦音聲母起的作用。他們所舉的「同類」現象包括「耳」、「好」、「虎」、「否」、「艾」、「嗅」、「裘」等七個字，實際上應該分爲兩

1 李新魁、林倫倫《潮汕方言詞考釋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，頁95。

2 李如龍、張雙慶《客贛方言調查報告》，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，頁271。

3 林寶卿《漳州方言詞匯》，《方言》1992年第2期，頁155。

類來討論。

一類是韻尾帶 -u 尾的，如「好」爲效攝一等，「虎」爲遇攝一等，「否」、「嗅」、「裘」爲流攝三等。這些字在潮陽和潮州方言的唸法是：

	好	虎	否	嗅
潮陽	haũ31	hom53		hiũ31
潮州	haũ213	hou53	hou53	hiũ213

由此類字例看來，其間有兩個共通成分，一在聲母，一在韻尾。假使聲母 h- 能夠促使韻母鼻化，韻尾 -u 似乎也在起作用。我們難以確定喉擦音聲母在這一類音節當中是否爲喉的決定性因素。事實上，潮陽方言尤韻「又」、「右」、「祐」〔iũ213〕儘管不帶喉擦音聲母，也無礙於其韻母鼻化。

當中「嗅」字問題比較特殊。《廣韻》「許救切」而普通話讀 xiù 可謂一脈相傳。但是廣大的漢語方言另有「香仲切」的傳統，底下僅列數例以見其一斑：

嗅	江西南昌	ɕiuŋ35
	浙江嘉興	hoŋ51
	湖南婁底	ɕiɻŋ35
	山西山陰	ɕyə335
	安徽太平仙源	xoŋ33
	四川樂至(靖州腔)	ɕioŋ55

這種現象的廣袤分佈使我們更難以確定「嗅」在潮汕方言的鼻化韻是聲母喉擦音促成的。

另一類是次濁聲母字。如「耳」是日母，而「艾」是疑母。其實在閩南方言區內，這一類現象還應包括明母，泥母。以廈門方言爲例：

明：	茅 ɕhm ₁ ，媒 ɕhm ₁
泥：	年 ɕni (潮陽 ɕhi)
疑：	瓦 hia ² ，蟻 hia ² ，硯 hi ² ，艾 hia ²
日：	箬 hio ² ，耳 hi ² ，燃 ɕhia

閩南方言古次濁聲母白讀變成喉擦音 h- 的現象在漢語方言當中相當突出。其變化過程可以從各方言的異讀狀況加以尋繹、追綜。其中「年」字的語音差異富於啟示性，例如廈門方言是 ɕni 潮陽方言有 ɕni、ɕhi 兩讀，海南島文昌、海口方言是 ɕhi。這些差異代表著語音變化的不同階段，如以 N 代表次濁聲母，以 H 代表喉擦音聲母，有

關的演變階段可以表示如下：⁴

N + V: 年

N + \tilde{V} : ni

H + \tilde{V} : hi

H + V: hi

如此一來，上列次濁聲母字的差異即可在規律下掌握其條理。例如「硯」、「艾」、「耳」、「燃」是 H + \tilde{V} 階段的反映；「箬」、「瓦」、「蟻」等則是 H + V 階段的產品。至於「茅」、「媒」 ζhm_1 以閩南音系來看，可以視為 H + \tilde{V} ，也就是說，成音節鼻音與鼻化元音屬於音用學 (phonotactics) 上的同一層級：例如廈門方言 m- 後可接鼻化元音(罵 mē)或強音節鼻音(問 mŋ¹)，b- 後接其他類型的韻母。

由此觀之，作燒火解的〔 $\zeta hiä$ 〕應為「燃」字，而非「煨」字，其理至明：就聲調說，「燃」字如延切與〔 $\zeta hiä$ 〕讀陽平相合。就韻母說，「燃」字〔 $\zeta hiä$ 〕與所屬山攝三等開口的「饜」〔 ${}^c tsia$ 〕，「罔」〔 ${}^c kiä$ 〕，「件」、「健」〔 kia^2 〕相一致。就聲母說，「燃」字所屬古日母在華南方言白讀都是鼻音 (n-, η -)，由此出發才變成喉擦音，其變化過程與「箬」、「耳」平行。

4 張光宇《閩方言古次濁聲母的白讀 h- 和 s-》，《中國語文》1989 年第 4 期，頁 301-308。